

村子的故事

# 何家堡村十里铺：韩愈曾在此讲学？

本报记者 张琼



何家堡村十里铺村景

“我们村有个文公祠。”“大文学家韩愈在我们村讲过学呢！”“咱村文脉深，考上大学的娃娃多得很。”……全国纪念韩愈的文公祠不多，为何凤翔这个村庄建有文公祠？日前，根据长安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李均宏和何家堡人何亚锋提供的线索，记者前往凤翔县糜杆桥镇何家堡村，探寻此地与韩愈有关的故事传说，感受当地尊文重教的村风民风。

## 村民为何自建文公祠？

何家堡村有一个自然村唤作“十里铺”，韩愈讲学的故事就出自这里。据村民讲，一千多年前，韩愈在十里铺西私塾内讲儒学，韩愈学识渊博，课讲得十分精彩。周边读书人争相赶往十里铺听其讲学，一时

领下记者来到了文公祠。文公祠占地七亩，砌有高达三四米的围墙，推开朱红色大门进入院内，可以看到一座雕梁画栋的大殿，内有面带慈祥笑容的韩愈及其夫人塑像，墙两侧绘有韩愈遇险、讲学等故事的壁画。大殿旁还有一排平房，里面有孔子、孟子、老子三位贤者的塑像。

问及为何要建文公祠，村民解释不一，但主要意思一致：古时韩愈能到咱们村来讲学，可想而知，村里先辈十分尊文重教，讲究耕读传家，才能吸引大文豪来做学问。为把这段逸事讲给后人听，把尊文重教的风气继承下来，大伙自发建起了这座文公祠。

## 韩愈何时在该村讲学？

历史上，韩愈是否确实来过此

一代文豪韩愈为何会选择在十里铺讲学呢？村民认为，这要从十里铺的地理位置谈起。何家堡村村委主任朱鹏说：“十里铺”这地方古时有驿站，官吏客商旅人在此歇息停留。”何家堡村南西北线的柏油大道，村里老一辈人把它叫“官路”，因这条路的前身是唐代长安城向西的丝绸之路上一段古道。周边地名印证了这一说法，路旁有一处叫“京房”（可能为“打更房”），还有一个古建筑叫“接官亭”，是古时官员进京送往之地。从十里铺的位置来推测，韩愈来此讲学很有可能。

为了弄清这段往事，李全禄、李鸿均等人多次翻阅史料，村民们甚至多次挖寻文公碑。在当地村民眼

介绍：“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，村里已经考上了近200名大学生。”

尊文重教，还表现在人们敬重韩愈的态度上。每年村里“过古会”时候，人们提着瓜果、灯笼，在韩愈像前放上新蒸的馒头、新鲜瓜果，把灯笼挂满文公祠。村民为何如此敬重韩愈？颇有文化修养的李鸿钧说：“韩愈的诗瑰丽奇险，文章气势宏伟，汪洋恣肆，是后人做文章的典范。更让人敬佩的是他的人品，他为官勤政爱民，做人尊文重教，具有一位知识分子爱国爱民的精神品格。”

走进何家堡村，门楣匾额上没有“富贵”“发财”等字眼，而是“天道酬勤”“宁静致远”“厚德载物”等充满正能量的字词，还有不少村民家中挂着字画。一位老人为了鼓励孙子学习，在客厅用毛笔写着“水滴石穿、绳锯木断”八个大字，鼓励孙儿勤奋读书、执着做事。

在重建文公祠的那一年，何家堡村考上了近20个大学生，引得周边乡邻艳羡，难道这个村的娃娃比别的村的娃娃聪明？其实并不是哪个地方的娃娃天生聪明，而是重视教育、尊重文化的风气，让这里的娃娃更懂得勤奋和努力。村民尊重知识和文化，这一好村风民风又激励着这块土地上的人。



村民常去文公祠



文公祠内韩愈故事壁画



碑文记述了韩愈来此讲学始末



十里铺人为韩愈立的仁德碑



位于何家堡村十里铺的文公祠

间，十里铺文风蔚然，门徒赞扬之声传遍十里八乡。

为纪念这段人文雅事，村里建有文公祠，始建年代不详。今年80多岁的村民李鸿钧回忆，解放后，文公祠被改为学校，自己曾在这里上学，对古祠印象深刻。原文公祠建在村子西北角，占地约三亩，建筑风格古雅，为清代建筑特色，有三间大殿、一座小殿，大殿墙壁上画满了精美壁画，院内有十几棵一人搂抱不住的古柏，院子一侧有一座古碑，名唤“文公碑”，记载着韩愈在凤翔的事迹。后来，原祠被改建为学校，文公碑也被老一辈人掩埋起来，至今难寻踪迹。

2007年，村民自发集资建起新的文公祠，怀念祭祀韩愈。在村民带

地讲学？具体又在何时来过？由于古碑下落不明，这段流传于民间的文人雅事显得有些模糊朦胧。

在文公祠旁立有一块纪念石碑，刻有《韩文公愈字退之传略》，碑文显示：“宪宗元和十四年，文公曾往来于凤翔府与法门寺之间，力阻宪宗迎佛骨，并大力宣扬儒教之学，在凤翔城东十里铺村西私塾内讲述儒学之道，颇受门徒赞许。此举惹怒唐宪宗李纯，文公被贬官广东潮州任刺史。”该碑撰文者为教师李全禄，他记述，元和十二年，韩愈在平定淮西藩镇之乱时有功，升任刑部侍郎兼任京兆尹。元和十四年，为劝阻宪宗迎佛骨，韩愈大力倡导儒学，身体力行，在凤翔十里铺讲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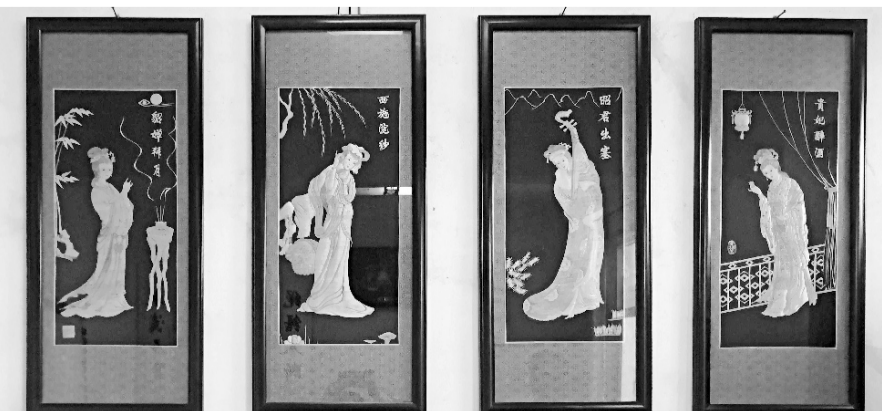
中，韩愈在十里铺讲学并不是一个传说故事，而是确有其事。

## 尊文重教民风传承至今

一千多年前，韩愈在此地留下讲学、重教的精神财富。如今，何家堡村人依然传承着尊文重教的村风民风，大学生多，是这个村让四邻赞誉的一个特点。何家堡村党支部书记何永斌

# 八旬翁巧制麦秆画《四大美人》

本报记者 张琼



貂蝉拜月、西施浣纱、昭君出塞、贵妃醉酒……日前，在凤翔县糜杆桥镇何家堡村，记者见到了一组造型逼真、古朴自然、本色呈现的麦秆画《四大美人》（见左图）。四位美人的优雅姿态，被一根根麦秆展现得栩栩如生。这组麦秆画出自何家堡村80多岁村民李鸿钧粗糙的巧手。

李鸿钧与麦秆画结缘20年，上世纪90年代，李鸿钧跟随凤翔麦秆画艺人薛虎贤学习麦秆画。李鸿钧绘画功底扎实，再加上他心细、好学，很快掌握了麦秆画制作技巧。麦秆画看起来漂亮，做起来却颇费周折。制作《四大美人》时，李鸿钧挑选上好的麦秆做原料，接着对麦秆进行

煮、刮、熏、蒸、漂、熨等十几道工序处理。在确保麦秆自然光泽和纹理的基础上，加入绘画、烙画等技法，历经半年时间制作出《四大美人》。细看之下，贵妃衣服的层层褶皱、西施身旁的缕缕细纱、貂蝉丝丝盘绕的云髻，都被麦秆展现得惟妙惟肖，令人赞叹。李鸿钧说：“熨麦秆时温度要把握合适，不然颜色就不好看了。用麦秆作画时要细心，不然位置会跑偏。”

李鸿钧的麦秆画讲究精细、文雅。《四大美人》《人之初》《雄姿》等麦秆画作品不仅得到本地乡亲的交口称赞，更受到外地人的喜爱，其中不乏收藏者、购买者。前段时间，有人向李鸿钧订购一套二十四孝麦



李鸿钧制作麦秆画

秆画，由于其构图复杂、工序繁多、耗时较长，且缺乏帮手，李鸿钧只得拒绝。如今，李鸿钧愁的并不是麦秆画的销路，而是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在城市里工作生活，几乎没有愿意学习麦秆画，而自己的手艺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境况。